

# 流亡在歸家之途

## 《澳門現代詩選》序

李觀鼎\*

當代生活世界的非詩化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何以在澳門這一小城還有那麼多的詩人與詩？這些詩和當代生活世界是甚麼關係？在一個非詩意的時代，澳門詩歌的詩意從何而來？在我們選編近年來的澳門新詩時，迎面遭遇到這些問題，而在我們選編該書的過程中，這些問題又似乎有了一些答案。也許，探討這些問題是該書之序應有的任務。

—

從某種意義上說，“流亡”也許是澳門人的命運。

澳門是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自成一體又被外來力量殖民和管轄過的地方。在幾百年的殖民時期，受葡萄牙統治的澳門在文化和心理上從未真正同化為葡萄牙的澳門，但也絕非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之澳門。當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從華夏大地分割出去時，葡萄牙的強權便在剝奪澳門人的中國記憶，而當澳門回歸祖國之時，祖國的力量又在抹掉殖民化的記憶。於是，在一些詩人看來，遺忘似乎成了相當多的澳門人精神生活的基本命運。夕嵐在一首詩中寫道：

印象中的小城是滄桑的海港，寧靜的石子路完美地把傷痛收斂。旅人把歷史的血印視為吻痕，於是她大方地裸露粗糙的表皮。直至我們忘了分享過自己的母親的戀人，接着忘了自己的母親。最後忘了自己。<sup>(1)</sup>

夕嵐這道詩題名為〈祇有在死亡中，我們才不是異鄉人〉。活着就是異鄉人，一個生活在別處的人。“澳門”這個有名無實的地方，一個不能安頓心靈的飛地。非人的、超人的權力爭奪讓這個沒有還手之力的彈丸之地常常失地，也讓居住在此的人居而無地。在一些詩人眼中，澳門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個讓它的居住者空懸的地方。

一再空白

記憶在遺忘自己

昨日的你與明日的我死了

於是你我今日節哀

沒有蜜月期的笑容

苦笑不出一秒鐘的歡樂

時針雖然刺穿了種種謊言

但曖昧的眼神仍舊沒有解破

\* 李觀鼎，文藝學博士，澳門特區政府文化諮詢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上了鎖的往事不是夢  
你就是鐵門<sup>(2)</sup>

也許祇有在詩人那裡，澳門人棲居的無根性才變得如此尖銳，於是以詩言說那鐵門與鎖。

故鄉在哪裡  
天曉得？  
鄉思 思鄉

(……………)

繁華街道以上  
誰在意當個獨行人  
故我行我素  
遠眸  
不是歸人 祇是過客

生活好無聊  
找尋落地生根的理由  
(……………)

點一杯Cappuccino  
放點糖  
伴着泡沫 吞嚥所有清澄  
爾後又覺醒了  
把咖啡喝成故鄉的月色  
獨酌月下<sup>(3)</sup>

駱嘉怡這首詩題名為〈靜夜·思〉，詩人在李白那首家喻戶曉的〈靜夜思〉中加了一個間隔符號——“·”，其意味實在深長。在李白的〈靜夜思〉中，漂泊之人與故鄉的聯繫了然自明，儘管遠在天涯，但在“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自然憂傷中故鄉始終在那裡，祇要我思，故鄉

就會來到我的面前，而在駱嘉怡這首詩中，一個間隔符號顯示了人與故鄉那種曾經有過的天然關聯發生了變化，鄉思或思鄉者常有，而鄉卻不在了，既不在眼前也不在遠方。“鄉”，它在哪裡？引起人們深思。

“家園”主題從來就是一個唱不盡的主題，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鄉思、鄉愁、鄉情、鄉夢從來就是詩意的源泉，祇不過古今詩人的歌唱有根本的不同。對古人來說，無論是實體的家還是形而上的家總已在那裡，譬如西方詩人荷馬對奧德賽在特洛亞戰後尋家之歌吟，彌爾頓對亞當夏娃之失樂園和復樂園的歌唱；譬如中國古代大量的思鄉詩和回歸自然的吟唱。在此，家園雖遠還可思之，家園已毀還可建之，但在現代詩人的歌唱中，家園成了遠方的遠方，一個永遠不可企及的遠方，最後成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所在。對此，也許澳門的現代詩人感受最為深切。對他們來說，無論是實體的家還是形而上的家都不斷在被不可捉摸的力量改變着，他們不能主宰自己的居住地，不能安排這個地方上的一切，他們倒像是這個地方上的一塊石頭被那個異己的力量玩弄着，鑲在那裡的石子路上。這裡是別人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裡？“天曉得！”

別人的家絕不是我的家，“家”之為家於“我”而言一定是“我的”，這便是“家”的“屬我性”，因此，生活在別人家裡的詩人沒有在家感，在此，我“不是歸人 祇是過客”。然而，人之為人是一個必須生活在家裡的存在者，一切非人的存在者沒有“家”，“家”是人生活的世界，是人建立並安居其間的所在。但家絕不祇是你對它擁有所有權的房屋，也不祇是你出生的地方或你的血緣親族，家更是一個社會和文化世界，一個你參與建設並信賴它的空間，一個給你靈魂以依靠和行動方向的所在。沒有這個所在，即使你有豪宅華屋和故土親友，你也沒有在家感。對某些澳門詩人來說，幾百年的殖民統治和人類傳統文明在整體上的現代危

機都殘酷地摧毀着心靈的家園。無家可歸，彷彿是  
澳門人幾百年來的命運。

無家可歸亦無處可逃  
我們是無助的經濟難民  
當無數的推土機開過來  
把我們重重圍困的時候  
我們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徙途由城市向邊緣無限延伸  
直至消失於別人的版圖之外  
像一隻棋子跌出棋盤的邊緣  
反正已無歸處  
你明白甚麼是歸處嗎？

那是生命開展和歸屬的地方  
那是培育思緒和感情的地方  
那是存有期望和感激的地方  
它從不放在冰冷的地圖上  
卻被放在溫熱的心頭上  
那裡沒有人把你離棄  
那裡永遠有等着你的人和事  
正為此你珍而重之你魂牽夢繫  
但如今這世界不再為你所熟悉  
它不但不需要你還要徹底拒絕你  
嫌棄你的身世還揶揄你的不幸  
漠視你的付出還質疑你的犧牲  
你被苛刻地要求無情地虛耗  
你用了最大的能耐換來上進不了的無奈  
然而不自由的自由令你無計可施  
因為你早就成了它的部分  
在巨人腳下  
世界是平的  
(……)  
立體的MACAU全然祇在回憶之中  
(……)  
除了博彩

一切都變得不着邊際  
(……)

新人用來量度慾望的緯度  
舊人用來量度恐懼的幅度  
成正比嗎？  
一支街燈一個影子  
滿街霓虹倒沒有相關的事  
當一幅幅心靈地圖開始模糊的時候  
生命也是平的<sup>(4)</sup>

懿靈這首〈Macao, Macau〉的確震撼人心。  
一個平的Macau取代了立體的Macau，一把度量慾望的尺子取代了度量恐懼的尺子，一張冷酷的經濟地圖取代了溫熱的心靈地圖，最後，一個扁平單調的生命取代了立體多彩的生命。就這樣，人被悄悄趕出了家園，流浪在博彩王國的邊緣。詩人絲紗羅稱此為“太平盛世裡的形上流亡”：

這個年頭，已經是個  
太平盛世了  
城市再沒有暴亂、傳染病和革命軍  
我們卻需要不停地流亡  
像一頭羊  
流亡祇為了一口沒農藥的草<sup>(5)</sup>

從詩人的視角看，當代澳門人的確在太平盛世安居樂業了，但他們的精神生活卻無所歸依，“流亡”是他們的命運嗎？也許是，不然何以在如此之多的澳門詩人的歌唱中不約而同地貫穿着同一個聲音？然而，無家可歸是不可忍受的，漂泊與流亡祇能是詩的主題而非可以接受的現實，因此，詩人感嘆：“生活好無聊 / 找尋落地生根的理由。”哪怕“把咖啡喝成故鄉的月色 / 獨酌月下。”更重要的是，詩人對流亡的歌唱是為了喚起人們對本真家園的回憶與思念，是為了警醒世人不要在“太平盛世”昏睡，而不是一味的哀怨

與悲嘆。懿靈說得好，詩人的歌唱“為警世而存在”，它表達的是“對人所懷抱的關愛”，而非個人的私情。這大概是澳門詩歌最動人心懷的地方，也是它恆久持存的根由。

## 二

不用說，澳門人的家就是澳門，但澳門詩人卻感到澳門不是澳門人的澳門，它是誰的澳門呢？駱嘉怡問：“天曉得？”懿靈說它“在巨人腳下”，反正它成了一個異己的別處。讓澳門變成我的澳門和我的家園是澳門詩人最深的關切與憂心，因為作為澳門人的“我”似乎不再關心別人的澳門，而認可了“我”與“澳門”的離異。詩人陸奧雷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些“午後的石板街景”：

請問你對當前局勢的意見

沒有甚麼好談

請問你對當前疫情的意見

很好不要把鏡頭對着我

請問將到何處

發牌，不許作聲

請問小城近況

麻煩你到二號窗投注

請問——

喂，別開動思維閃光燈對準弊端

趑趄地趕路

不要請問

問了心煩

(……………)

喂，小聲點

鐘早已敗壞

別要驚醒小城經年的午睡

歷史殘光照在夢的盡頭

而夢是一條打着呵欠

歐式石板的老街

不過一如印象派的

湖邊的風景 不要驚訝

終究和世界無關

就是如此一幅無聊的午後的

世相的畫

打了個飽嗝

夠了<sup>(6)</sup>

午睡、呵欠、飽嗝、投注、午睡、呵欠、飽嗝、投注(……)這是澳門當今的世相輪回圖嗎？在此輪迴中，“我”早被拋出了那個被稱為“澳門”的賭桌，“我”之下注不過是瀕死之遊戲。如此之澳門乃“賭徒”之樂園、“我”之墓地，那些賭徒就像一些不明飛行物，澳門是他們的家園。

澳門不是澳門人的澳門，而是賭徒的澳門嗎？這是詩人的憂心；澳門不僅是賭徒的澳門，澳門正在把所有的澳門人變成賭徒嗎？這更是詩人的悲痛。

賭是澳門的所有產業

政府是這個產業的最大股東(無須商業登記)

社會是這個產業的最大莊家

(以愛國者身份出現)

幫會是賭廳的廳主(轄下眾多相關行業)

我們是被押下的最大籌碼(沒有自主權)

流連於賭臺上的都是搵快錢的人

(有中資和外資)

贏了不務正業抽身而去

輸了自怨自艾打家劫舍

警察祇是賭場裡的糾察

不管賭場以外的事

律師法官是最專業的荷官  
 不打賭的官司  
 (……………)  
 議員多是莊家多是廳主是隱形政府的代言人  
 不過分贓的時候最懂得分贓  
 澳門就這樣人才濟濟  
 沒啥理由不繁榮安定<sup>(7)</sup>

在詩人的悲憤與反諷中，我們看到一種拒絕，一種堅決否定的姿態：澳門不是賭城，澳門人不是賭徒，因為賭城不是家，賭徒不是人。這是詩人的信念，為此他們要以自己的歌唱喚起澳門人的家園意識：澳門是人居的家，而非賭徒血賭的城。為了把這個血賭的城變成人居的家，我對家園澳門的建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建設不僅僅是城市建築與街道的修築，更是公共正義的建設，因為正義是人類家園的靈魂。於是，對公共事務與公共正義的關切成為澳門詩人改造澳門的具體行動，也是他們對全體澳門人的呼籲。“在古代的西方世界，詩人跟先知是幾近等同的兩個文化符號。深具才情的詩人對世界懷抱好奇，對人類懷抱關愛，那種審時度世的宏觀眼界既是天賦才能，也是後天學養的累積，他們從不被列為一種職業，卻擁有像神靈賦予的職責：為警世而存在。”<sup>(8)</sup>

在這本詩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社會性的公共話題，從政治自由到反戰反恐，從綠色環保到自然災難，從歷史到現實到未來，澳門詩人的歌唱空間已遠超出了狹隘的小城，它在有關人類生活世界的宏大關切中確定自己的音調。在懿靈的散文詩〈妄想症之調查聆訊結果屬正常〉中，我們看到了現代政治的荒誕：“昨天我用一部手機對自己進行了大清算還一併檢舉了手機內與我有關之人士／證據就是他們在我手機裡／能夠出現在我手機裡的必定是同屬一類人犯下一樣的罪／長官們如是說並採取了行動把他們一併逮捕

並冠以反革命動亂罪”<sup>(9)</sup>；在陸奧雷的〈美麗新世界〉中，美麗新世界並不新鮮，“Nova就是New”，換個詞而已，新瓶裝舊藥，“依然使用那些破舊的籌碼／組建明日的內閣”<sup>(10)</sup>；在王和的〈給那位母親〉中，我們看到詩人對一位未成年少女拋子街頭所引發的社會責任的問詢；在盧傑樺的〈拳王阿里——反戰藍調精選〉中，我們看到詩人對戰爭的困惑與憂慮：

遙遙無期的抗爭一定要阻止，  
 如果我可以！如果我可以，  
 我不會用迷彩的戰衣和你擁抱，  
 這是你知道的，艾利斯

這是你知道的，艾利斯！  
 我不怕槍林彈雨，祇怕你盼我回家。  
 戰爭遙遙無期不能阻止，  
 誰又會分清誰是煽動者還是被壓迫？<sup>(11)</sup>

的確，還有甚麼比自己心愛的人盼自己回家更讓人難以承受的呢？戰爭毀掉人們的家園，戰爭也保衛人們的家園嗎？詩人沒有答案。

### 三

澳門詩人的歌唱不僅迴響在廣大的公共空間而融入世界史詩的洪流，還縈繞在隱秘的私人領域成為回腸蕩氣的幽深吟唱。這些吟唱既應和了時代脈動的旋律，又表達了全新的心理經驗，成為抒情傳統之外的另一種抒情。20世紀以來，傳統世界的解體將人的精神世界變成了一片“荒原”，在人心深處，既沒有靠近上帝的溫暖和永恆之愛的許諾，也沒有回歸自然的逍遙和當下覺悟的空靈，有的是虛無中的墜落和無邊的黑暗。人心黯然而心聲紊亂，傳統的牧歌和情歌已然遠逝，招搖於市的是慾望的喧嘩與尖叫，回不了過

去，也入不了當下，那些優秀的澳門詩人既拒絕虛假也拒絕野蠻，他們在傳統與現代之外唱自己的歌。

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卻希望永遠能忠於自己的感覺和想法。(洪旺海)

詩祇是我在黑暗的洞穴中，轉身尋找光明的路而已。(甘草)

黃文輝在把詩的觸角伸進愛情這個王國時，他的感受與想法是如此奇異：

我的愛人  
我不敢愛了  
像詩，也不敢  
說愛了，怕被人恥笑  
虛偽得太真實  
連電腦上某次做愛的  
喘息數碼  
也不敢如此囂張  
宣稱入侵了她的身體  
愛情是病毒  
我們都是屠城的木馬

(……………)

我的愛人  
愛情是木乃伊  
將一具空洞洞的皮囊  
塗一層又一層防腐劑  
緊緊地捆纏包紮  
深深地埋進密室  
然後便是咒語  
然後便是神秘  
然後便是遺忘<sup>(12)</sup>

愛情曾經是天使的禮物，是永恆的生命，是最高的價值，是流連在愛人之間最動人的呢喃，也是詩人歌唱的靈魂；而今“愛情是病毒”，“愛情是木乃伊”，“我不敢愛了 / 像詩，也不敢 / 說愛了，怕被人恥笑”。這種感受真是駭人聽聞！但又讓你震驚並不可忽視，因為它是今天的現實。“愛情”的巨變是歷史巨變的象徵，它引起的人心之痛除了自嘲和苦笑幾乎沒有別的方式來療救，因此，傳統情歌的基調在此變了，它是反諷的、喜劇的、悲劇的、正劇的、荒誕的，甚麼都是，甚麼也都不是。愛情成了過去的事情，“感情這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與我何干？ / 不屬於我的感覺，便讓它離開吧。”<sup>(13)</sup>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在一些澳門詩人那裡感受到愛，那非詩意的詩意之愛。讓我們與絲紗羅一起靜靜地〈聽荷〉：

想和你肩並肩  
在岸邊  
聽荷

想和你漫無目的  
在路上  
左手牽着右手

想和你在雨中  
唱着歌  
被幸福沾濕

哪管  
冬日，還是午後  
天藍或天灰都好

祇想和你做個伴  
無所事事  
一起打呵欠<sup>(14)</sup>

浪漫主義的愛情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成了現實主義的景象，這一景象與情懷構成了絲紗羅筆下的另一種詩意：日常生活的詩意。正如日復一日的單調平凡之愛比那些愛得死去活來的浪漫瞬間有更多人生的真理與幸福，日常生活的詩意比超常的浪漫詩意也更有舉重若輕的韻味。

年輕一代的澳門詩人是思性的一代，他們不僅對愛情有自己獨特的理解與體味，對各種世態人生的問題也都細細地打量，“他在人們吃飯時，多想一下生活的滋味；在人們走路時，多留意葉子的晃動，大自然的變化；以文字作自我反省時，又多了一份感性(……)”。<sup>(15)</sup>無聊、虛無、孤獨、迷惘這些典型的後現代情緒像空氣一樣流動在他們的詩中，對此，他們的嘆息遠比他們的立場明確，這既顯示了澳門詩歌神經的時代敏感，也顯示了它面對時代問題的無奈。

我靠在瘦骨嶙峋的椅背  
思想搖搖欲墜

陽光打在玻璃上  
有水滴的聲音

我覺得無聊  
比空氣還要輕浮

在另一個時代  
我好像堅挺過<sup>(16)</sup>

在時代的漂流中，詩歌的歌唱是否也要隨時代的漂流而漂流？詩歌可否為生命提供一葉小舟，至少載負靈魂到達真善美的河岸(家園)？如果詩歌與生活一樣祇打呵欠不再歌唱，祇管下賭不再歌唱，祇迷醉於虛無不再歌唱，詩歌之歌便

已瘖啞，它不再是靈魂之聲而成為一種時代的喧嘩。這是在聆聽一些詩人歌唱時的憂心。

#### 四

文學，尤其是詩歌被嚴重邊緣化的現實，曾引起很多人的疑慮；在影像文化大崛起、大發展的今天，在商品化、消費性、注重感官享受的當下，在這不可遏止的文化轉型的時代，詩歌抒情的必要和可能究竟還有多少？對此，澳門詩人作出了響亮有力的回答。聆聽他們的歌吟，令人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憤悱不安，一種難以遏抑的書寫精靈，一種張力彌滿的表達衝動，一種頑強執着的詩意追求。自1994年葦鳴選編第一本《澳門新詩選》至今，整整十三個寒暑逝去。十三年來，澳門詩壇發生了很大變化。儘管一些頗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種種原因淡出詩界或離開澳門，但詩歌陣地並不乏堅持者、後繼者和新加入者。一個可喜的事實是，許多人仍懷着“詩性智慧”，致力於對有限世界的無限超越。

我們高興地看到，淘空了這樣的老詩人，繼續“承受情感和理念的壓迫”，汲取生活和讀者批評的養份，捧出一朵朵“新的夢之花”；我們高興地看到，懿靈這樣的詩域中堅，繼續在詩化的政治中，一次又一次不停地與讀者進行着“心靈的衝擊”、“心靈的接觸”和“心靈的溝通”；我們高興地看到，80年代中後期崛起的王和、林玉鳳、馮傾城、黃文輝這樣的“新生代”，已經初步形成自己的風格，並走向成熟；我們還高興地看到，澳門詩歌創作隊伍中，近年出現了姚風、龔剛這樣的學者型詩人。他們甫一入列，便站在了高起點上，從理念到實踐，對年青詩人起着示範作用。

而特別令人歡欣鼓舞的是，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一批詩歌新人的湧現，他們是：信奉“詩第一，書第二，畫第三”，連吃飯時都要“多想一

下生活滋味”的夕嵐；因為“詩的語言獨特，便於將心情或牢騷抒發”而愛上詩的小曦；主張“我手寫我心”，在詩的世界裡“完全地為自己做主”的心雨；自稱“詩信徒”，全憑“感情和浪漫與詩溝通”的甘草；由〈再別康橋〉認識了詩的美，並從此將詩當作“以後生活的一部分”的再旭；純為“紀錄內心種種複雜情緒和想法，讓想像得到自由飛翔”的自由落體；一味“聯想、聯想、聯想”，以追求情感表現真實度的吳詩婷；從“喜在有雲有雨的詩中漫步”，到“在有血有淚的詩中拚殺”，再到“拖着疲憊的身軀，像幽靈一樣在象牙塔內憑欄遠望”，實現了學詩“三級跳”的呂志鵬；“把我自己的感情撕碎，再融入文字裡”寫成詩的林汪燕；以詩留下“心情的寫照，遭受的縮影”的洪瑾；確認“詩句該在可探索的共享下，展現其獨特的感發力量”的陳淑華；以“平易近人的歌”，“向着同輩們感動的目標進發”的陸奧雷；篤信“詩是流亡”，試圖“讓詩以一種更有曲折的情緒保存自己，如嬰兒”的絲紗羅；努力“用僅有的文字，去填空缺失了的情感、淡白了的生活，直指生命本質”的賀綾聲；敞開心扉，於“孤立和慘淡的經營”中，“表述最深處的衝動和熱情”的楊海一；相信“一首好詩”能“重組破碎的心靈”的瑋嵐；以“自然、率真”的情感，追求詩的獨特性的劉潔娜；把詩視為“文的本源，心靈和世界的洞察者”的蔡少民；珍惜人生感悟，擔心它“一瞬即逝”而“把它用詩記錄下來”的鄭寧人；“在無可抗拒的攫取和眾多的遺棄中，只剩下詩歌和音樂”的盧傑樺；試圖以詩“為生活、情感作註”的翼；強調“非理性與理性結合”的鍾桃華；“懷念着童年時期的所有”，要“讓感覺永遠停留在字筆之間，為生命的起承轉合作見證”的駱嘉怡；認為“寫詩是為了不把話說得太清楚”的譚俊瑩；以及寫詩時間並不長，卻敢說“詩未必言志”的S等等。

羅列這些詩人的名字，是為了說明，在澳門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確乎存在着一種強勁的執拗，不絕如縷。須知，澳門沒有專業作家，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負擔雙重壓力下，竟有那麼多人致力於詩歌創作，這實在是小城文化風景的一大特色。設若慮及整個社會已為物質消費所引領，這種景象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在《澳門現代詩選》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感謝澳門基金會的大力支持。長期以來，澳門基金會對澳門文學和文化的熱情關懷和扶助，大大優化了本土文化生態，其意義和作用不容低估。眾所周知，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解構工作鏈的環節中，“本地”的概念和意義被忽略了，而所謂“國際”概念，因缺乏“本地”的根基而變得越來越抽象，進而被簡化為一種壓迫“本地”的權力。因此，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關注“本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澳門基金會對本澳文化事業的推助，才特別令人敬重和感動。

## 【註】

- (1) 夕嵐：〈祇有在死亡中·我們才不是異鄉人〉
- (2) 洪旺海：〈上了鎖的往事〉
- (3) 駱嘉怡：〈靜·思〉
- (4) 懿靈：〈Macao, Macau〉
- (5) 絲紗羅：〈太平盛世裡的形上流亡〉
- (6) 陸奧雷：〈尋找午後的石板街景〉
- (7) 懿靈：〈澳門之八大行業〉
- (8) 懿靈：詩人詩觀
- (9) 懿靈：〈妄想症之調查聆訊結果屬正常〉
- (10) 陸奧雷：〈美麗新世界〉
- (11) 盧傑樺：〈拳王阿里——反戰藍調精選〉
- (12) 黃文輝：〈我的愛人〉
- (13) 賀綾聲：〈7月1日自言自語〉
- (14) 絲紗羅：〈聽荷〉
- (15) 夕嵐：詩人詩觀
- (16) 龔剛：〈九十年代〉